

陈建中

四川人

把大盆红油火锅干掉后
四川人通常面红耳赤
叮叮当当一通龙门阵
接着便是一折子高腔
你提嗓子长了一大把
可尼奇那个“哟”
还在朝天越岭爬峨眉青城
川剧变常喜欢泡老茶馆
煮一碗好大的叶青茶
愁欢愁在全在说书人的盖碗里
当叶青烟再泡上火
女作，已出版诗集《亲近太阳》、散文诗集《山不转水转》、歌词集《一起精彩》等。

温暖湿润的词语
让枝条湿润的手臂
高高地举起
远远地亮了
一行行踏雪的脚步

所有路过的冬天的人
因此都带着梅的暗香
邓成彬，笔名樵夫、龙鸣，达县北山乡人，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会员，达州市音乐家协会副主席，现供职于达县文广局。16岁发表处女作，已出版诗集《亲近太阳》、散文诗集《山不转水转》、歌词集《一起精彩》等。

杜荣

中秋

从包谷地出发

到稻田里出发

从芬芳的酒窖出发

到月光的路口出发

在你的身后，在你出发的额墙边

泄露了一丝内心的动静

在桥的边缘。谁会在意一棵小草

留下相同的颤抖与摇晃

脚后跟上的伤口正在倒立着

风来了，喧闹的天空，一枚硬币

时不从高处落下来

发出与此相关的，细微而真实的响声

符纯云，笔名高山、远帆，达县人，生于1975年10月。已在《诗刊》、《绿风》、《草原》等报刊发表作品一千余件。现供职于宜汉县电视台。

我们的一生好短

就像我们与月亮的距离

彼此相望

却要付出生命的追逐

时间对于我们无所谓

拥有了不知觉

把麻雀根据板凳

半个身子是挑山的厚坎

虽然她看出来不老

四川人一个油光光亮

白皙嫩滑的肉嫩的豆花

但骂起来都自称老娘

而男人们通常不会出来

出面就扇扁担砍人

弯弯的扁担扁担弯弯的脊梁

个个都是挑山的厚坎

但皮带耐磨光亮肉搏

四川人口多

因为有了麻麻的婆娘们

早早就把板凳吹熟了煤油灯

陈建中，笔名钟品，1967年生，渠县人，现居成都。1989年北师大中文系毕业后，千辛国际期货操盘手、媒体记者、大型财经网站主编、证券公司高管及专栏作家等，发表各类文章逾200万字。现主要从事摄影和中医。

一条河流

从远处而来，赶江赴海

进入这座城市

穿越那座高高低低的接群

大大小小的桥梁

青色的水上之上

盛开浪漫的花朵

绽放着灿烂的霓虹

以及航行的灯光

柔美的大路之上

进行的运输络绎不绝

一条河流

装订着百年历史

两岸期盼岁月的沧桑

希望之光向她地生长

逝者长矣

就在她的上游

在时光的深处

圆积着老者的记忆

一条河流穿越城市

穿越历史，就像一个人的行走

从梦开始抵达梦想

无论选取什么姿势

从我们身边擦肩而过

始终决定着命运的走向

太多钢水水泥的堆砌

因此变成生动

任何被染的土地

因此充满灵性

就像最美丽的笔

标在城市的画册上

竖立在城市的广告牌上

或者最经典的一句名言

最精彩的一页诗歌

一条河流，每个日子

反复被城市诵读

铭刻于心

一对如诗如画的赞美

梅的名字如此芬芳

风声愈来愈紧

冬天忍不住

只好沉醉的名字

这一年四季

深藏不露的秘密

比雪更纯洁

比火焰更热烈

被月色放大的悲伤
至今没有显出绿色的迹象
顺着一坡草根进入土地，倾泻而下的
何止那些细密的心事

第三个中秋夜。长眠的人呵
她的爱与无言。多像一地月光
黑暗从怀里锈出来
被一个人
兄一人泪流忧伤。然后，用一整夜
时间
苦涩地……咽下

沉陷的灯塔，破落的白帆
萧萧雨丝燃烧着睫毛，耳朵和
手指伸出来的光亮
远远地，在近处吹响的风里
告诉我，你的眼睛在那
时间
邓成彬的诗

大风吹过通川桥
面对人，他虔诚地跪了下来
像一块被抹布
擦动都市暗淡的冬天

锋利的刀飞，穿过漫天的人群
不断撕扯他这弱小的身子
被风划破的背部，一撮稀疏的棉

在你的身后，在你出发的额墙边

血花在石头点缀了天空
离得远点，再远点
脚后跟上的伤口正在倒立着

风来了，喧闹的影子有太多利器
那时不是高处落下来
发出与此相关的，细微而真实的响声

符纯云，笔名高山、远帆，达县人，生于1975年10月。已在《诗刊》、《绿风》、《草原》等报刊发表作品一千余件。现供职于宜汉县电视台。

大风吹过通川桥
面对人，他虔诚地跪了下来
像一块被抹布
擦动都市暗淡的冬天

锋利的刀飞，穿过漫天的人群
不断撕扯他这弱小的身子
被风划破的背部，一撮稀疏的棉

在你的身后，在你出发的额墙边

血花在石头点缀了天空
离得远点，再远点
脚后跟上的伤口正在倒立着

风来了，喧闹的影子有太多利器
那时不是高处落下来
发出与此相关的，细微而真实的响声

符纯云，笔名高山、远帆，达县人，生于1975年10月。已在《诗刊》、《绿风》、《草原》等报刊发表作品一千余件。现供职于宜汉县电视台。

大风吹过通川桥
面对人，他虔诚地跪了下来
像一块被抹布
擦动都市暗淡的冬天

锋利的刀飞，穿过漫天的人群
不断撕扯他这弱小的身子
被风划破的背部，一撮稀疏的棉

在你的身后，在你出发的额墙边

血花在石头点缀了天空
离得远点，再远点
脚后跟上的伤口正在倒立着

风来了，喧闹的影子有太多利器
那时不是高处落下来
发出与此相关的，细微而真实的响声

符纯云，笔名高山、远帆，达县人，生于1975年10月。已在《诗刊》、《绿风》、《草原》等报刊发表作品一千余件。现供职于宜汉县电视台。

大风吹过通川桥
面对人，他虔诚地跪了下来
像一块被抹布
擦动都市暗淡的冬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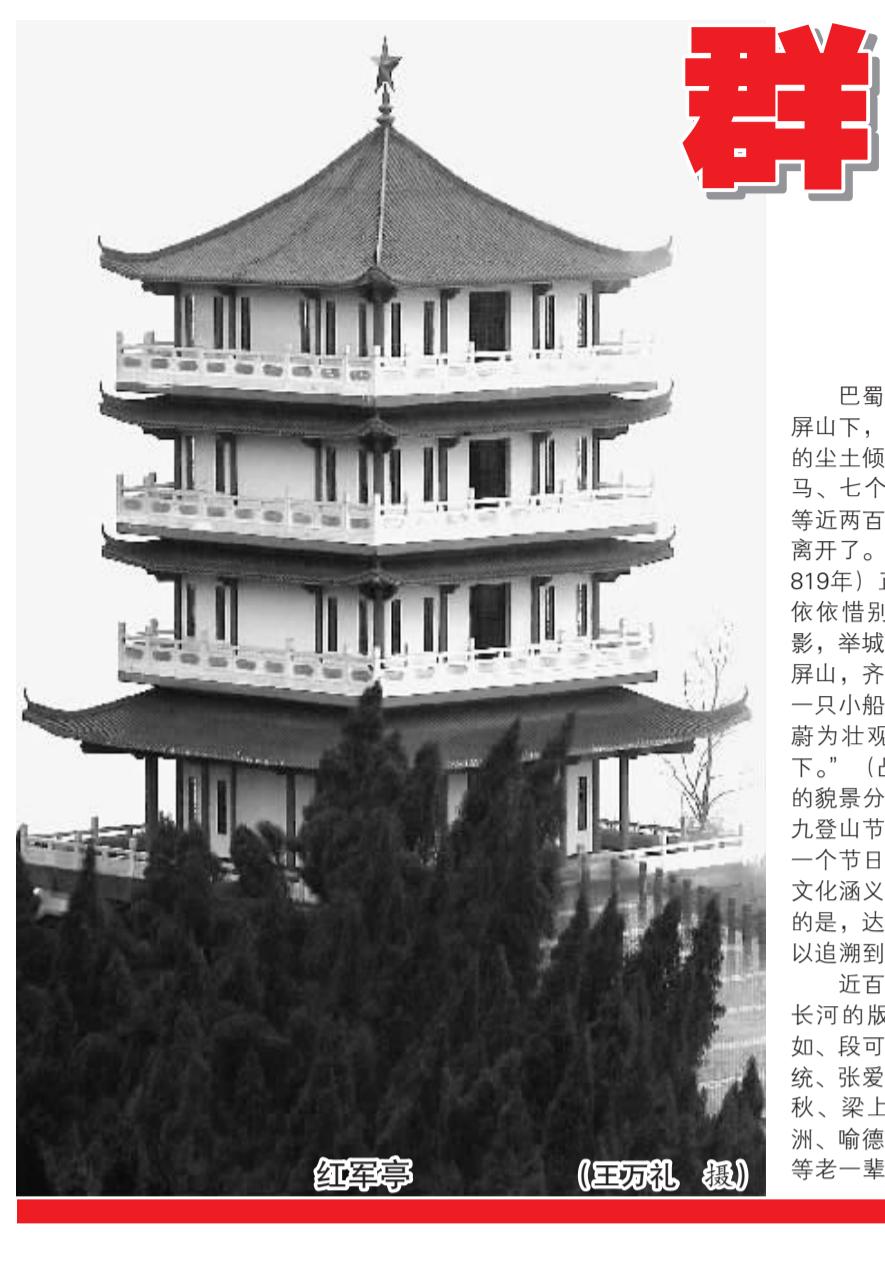
锋利的刀飞，穿过漫天的人群
不断撕扯他这弱小的身子
被风划破的背部，一撮稀疏的棉

在你的身后，在你出发的额墙边

血花在石头点缀了天空
离得远点，再远点
脚后跟上的伤口正在倒立着

风来了，喧闹的影子有太多利器
那时不是高处落下来
发出与此相关的，细微而真实的响声

符纯云，笔名高山、远帆，达县人，生于1975年10月。已在《诗刊》、《绿风》、《草原》等报刊发表作品一千余件。现供职于宜汉县电视台。



群星闪耀巴山

——2009达州青年诗人诗歌作品读后

·曾蒙·

巴蜀之地，多豪杰悲歌之士；翠屏山下，风声水起，举目望去，千年的尘土倾城。在“通州任三年司马、七个月刺史并写下《通昌宫词》”的王小铭“想念儿子”也想念母亲的“发夹”。水晶花把自己想象成“挖瓦佬的女人”。清明节在东莞的冬日抒发着在达州这片充满灵魂的土地上，唐朝盛世的风神指引下，我仿佛看到在达州这片深邃的山峦中，唐朝“南方乡音之春”的深情。马道子以“中秋”的名义“好好的爱人”，龙克的习惯是“把人打开或者关上”，十根指头无路可逃

这是这些诗给我们带来了新年的礼物：苏轼说“风是清骨的骨骼/云是风的衣裳”，这是风的清骨，也有着腊梅的芳香。为此，苟中江“不再抱怨炊烟的速度”。张步伐坚守着故乡，那就是在达州日报上集中推出一期达州籍青年诗人的作品，向元稹表达“欲采蘋花不自由”的敬意。随后，他邀请青年诗人游太平、龙克、邓成彬为约稿，并附加了几个条件：

一、被约稿的诗人必须是达州籍或长住达州的诗人；

二、被约稿的诗人系青年诗人，即年龄在25—40岁左右，不能超过45岁；

三、被约稿的诗人在诗歌创作上有一定建树，且在一定范围内有一定影响。

今天展示的作品，就是按这些要求筛选出来的。从这些青年诗人的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诗歌的薪火代代相传，前仆后继的写作精神。在这里，我想念“挖瓦佬的女人”。清明节在东莞的冬日抒发着在达州这片充满灵魂的土地上，唐朝盛世的风神指引下，我仿佛看到在达州这片深邃的山峦中，唐朝“南方乡音之春”的深情。马道子以“中秋”的名义“好好的爱人”，龙克的习惯是“把人打开或者关上”，十根指头无路可逃

这是这些诗给我们带来了新年的礼物：苏轼说“风是清骨的骨骼/